

柴门虚掩

曹春雷

春声雷动



曹春雷，山东省作协会员，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，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这世上最柔软的门，一定是柴门。旧时村庄里，柴门处处可见。柴门的制作取材简单，从房前房后的树上砍下几根树枝，选一些规整点的，用铁丝拧、钉子钉，就成了。

柴门挡不住人的目光。透过柴门，可以看得见院内悠闲逡巡的鸡，昂着头踱步的鹅，蹒跚懒散鸭，当然，也一定会看得到一条狗戒备的眼神。

柴门挡的，是这些鸡、鹅、鸭、羊，不挡狗。狗在主人家的地位，要比其他家畜、家禽要高，狗要帮着看家护院，有时主人出门它还会当个随从，客串保镖的角色。

鸡有时是挡不住的，扑棱起翅膀就飞到柴门上立着，犹豫一下，然后落到外面去。对鸡来说，柴门外的世界很精彩。但鸡一般走不远，在附近刨土觅虫吃。主人喂食时，在院子里“咕咕咕”一唤，这些鸡立马就涌到柴门边，拼着命想从缝隙里挤进去。

柴门挡不住院内的景色。春天时，院里一树粉红的桃花或杏花；夏天榴花似火；秋天，柿子树上挂着一个一个“红灯笼”，墙上缀着一串串红辣椒，还有几簇金黄的玉米；冬天素净一些，但有时也会有雪人“坐”在院子里，歪戴草帽，朝着人傻呵呵地笑。

柴门通常是虚掩着的，透露着乡下人的热情。不像城里的铁门有猫眼，只许主人看来人，不许来人看主人，对人总是一副冷冰冰的、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。

过路人想进院子，轻轻推开门就是了，不需要敲门，柴门旁卧着的狗，会立刻站起来，用“汪汪”和你打招呼，并通报屋内的主人。主人迎出来，不等你说明来意，就大嗓门地问：“渴了，饿了，还是歇歇脚啊？”

渴了，主人就提出大茶壶来，倒上，让你一杯一杯地喝。饿了，主人就让你先坐下等着，若是院子菜地上的菜长得正好，就拔一棵在柴火炉上炒，老远就能闻得见香。歇歇脚，主人就拿出板凳让你坐下，点一袋烟，陪你说说庄稼、聊聊村里村外的事情。

虚掩着的柴门，总是一副等待的姿势。门内的人，在等待走出柴门的人回家。走出柴门的人，去了田里，去了村外，或是去了更远的地方，柴门就和门内的人一起等待着。在某一天，夜很黑了，外出的人回来了，很远就能透过柴门看见屋内的灯光。这灯光让他心暖，不由自主就加快了步伐。若是雪天，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，这意境让人更觉温暖。

一个乡村的孩子，在进进出出柴门中一天天长大，离开柴门后走得越来越远，直到有一天在遥远的城市扎下根。在城市里，他见惯了铁门、铜门、水晶门……但他总怀念故乡的柴门，也许老家早已物是人非，但在他心里，柴门始终站在那里，一直虚掩着，等待着他某一天会站在门前，亲热地喊着“爹娘”，推门而进。

泰山“平”谈

赵波平，泰安人，泰山景区中天门管理区林业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刻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泰山如意石刻

赵波平 文图



如意石刻。

如意石刻是泰山著名石刻之一，位于云步桥南约150米路东，石刻面西，离地约1.2米，高0.45米，宽1.1米。

该石刻款为行书，上款为“辛酉春三月”，下款为“李和谦游山乐”，正文为草书，是“如意”的连体字。有一种说法称石刻是“如”字的草书；还有人说是象形字，像一只小兔在吃草，或像老鼠啃食，或像一柄如意；有说法称是“如此江山”的缩写；还有人说就是一个心形……众说纷纭，可这些都不影响该石刻的吸引力。游客至此，无不在欣喜中猜测评论一番，别有一番趣味。

石刻题写者李和谦是岱岳区山口镇小马庄村人，他生于1902年，聪慧好学，曾读私塾，后到秦城长发客栈当店员，服务之余喜练字，常用抹布当笔、桌子为纸，勤加练习，尤其善写连笔“如意”二字。1921年春天，他来到泰山，一到快活三里，见此处青山叠翠、碧水萦绕，便心生快乐，兴之所至，他一挥而就，“如意”字成。他又拿出15块银元，请镌石人精心刻制。就这样，后人便欣赏到“如意”石刻。题写时，李和谦才19岁。

李和谦的“如意”并不是他个人的凭空臆造，而是有所依据的，此写法与草书“如”字并不相同，书写时有回绕动作，明显是用一圆润弧线代替了草书“意”字。在西安碑林也有一“如意”碑刻，上款为“庚午秋月”，下款为“马德昭”，正文是连体草书“如意”，旁有隶书注“吉祥如意”。马德昭，生于1824年，字自明，四川阆中人，善书法，曾任陕甘提督。西安“如意”石刻题于1870年，字体中的回绕笔画更明显，但是象形意味不足。泰山“如意”石刻的特有祝福形象，是本着热爱泰山的进一步创造，这热爱来自一位泰城的小伙计，他也让泰山与西安碑林结了缘。

有母亲的旅行

邵桂娟

瞻鲁晒经



邵桂娟，山东省作协会员、泰安市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散文学会会员，曾获第三届泰安市政府东岳文艺奖，著有散文集《淡若花开》《那年樱花》。

手中的照片让我忆起了一次旅行。那年秋天，我因病做了一次大手术，术后的恢复漫长又乏味。所幸的是，母亲来了。

母亲肯舍得家中我的爷爷、奶奶和侄子，在周末来看我，我知道她是下了极大决心的，她平时就是病了也不肯舍弃照顾他们。我自当高兴万分。

如何利用好这两天的幸福时光呢？“我们出去玩呗！”我伏在母亲的腿上，撒娇地摇晃着她。母亲只是微笑，我知道她是担心我的身体，也是怕花钱。我更起劲地摇晃着她，我想，当初的我肯定如小猫般腻人，若不，母亲怎么肯点头应允呢！

接下来我便如小鸟般雀跃了，我们简单收拾了一下，马上起身，目的地很明确，去曲阜，当时弟弟正在那里念大学。

车上的人很多，我和母亲只能站着，后来好不容易在车门那里腾出一块地，母亲便铺了一张纸让我来坐，我坚持让她坐，却终于没有拗过她说的“你身体不行”的理由。好在后来有人下车让出了座位，否则母亲会一直挺着她瘦削的身体在车上站着。

弟弟见到母亲的快乐不亚于母亲答应带我来玩时我的开心，若不是人多，他肯定会给母亲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而母亲一直微笑着，静雅如花朵。

晚上，我俯在母亲怀里，听她讲儿时的故事，直到睡意沉沉，香甜入梦。校园的招待所掩映在一丛绿树之中，秋蝉噤声，秋虫正浓。

梦中所事尽遗，睁眼只见一片天光大亮，母亲已不见人影。我匆匆收拾整齐后，发现母亲立于一片花丛。她极爱花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寻花。那朵朵在晨光里摇曳的花朵，灿若云锦，那份妩媚、那种活泼，也实遂了她的心了。

和那些沾露的花儿相比，孔府、孔庙就显得庄严肃穆多了。母亲是个博识的人，在书中她已不知多少次浏览过它们了，但身临其中，她还是禁不住大睁着双眼，抚摸着一切可以抚摸到的东西，我知道，她是想把视觉和触觉结合起来，收进记忆。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，母亲在旅游方面，几乎是空白，她每天奔波于学校和田间，羁绊于家务和家事，孤守于一盏灯火，思考于一捧文字。她，从来没有一次真正属于自己的旅游。那么，这次曲阜之行，是我成全了母亲一个愿望，那是我的幸福。

我老公给母亲拍了不少照片，松树、牌坊、大殿前、草地上。母亲是开心的，每张相片里她都是嘴角轻挑、浅浅地笑着，一如她的温婉。我手中的这张相片，便是当时我和弟弟一左一右，依着母亲，伏在孔府大殿前的栏杆上拍下的。

相片中的弟弟和我，风华正茂；中间的母亲，安恬慈祥，清瘦的笑容如一缕阳光，浸润着我和弟弟，灼视着我此时的目光。

我那次成全了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旅行。可是母亲啊，您可知道，您成全了女儿一段美好而苦涩的回忆吗？